

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

王兆鹏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用实证考据与阐释相结合的方式，对唐宋词史进行了统计分析，

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书名：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

作者：王兆鹏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325-1/I207.23

出版日期：2005年7月

印张：4.875 开本：32

定价：25.00元

目 录

一 词人新话

走近南唐二主.....	3
冯延巳的人品与词品	15
北宋词坛“偶像”柳三变	24

二 群体观照

飘泊者之歌——宋南渡词心初探	33
英雄的苦闷——宋南渡词心续探	43
走向大自然——宋南渡词心三探	53

三 定量分析

宋词作品量的统计分析	77
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	84
20 世纪词学研究格局的定量分析	95

四 传播研究

歌妓唱词及其影响——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研究.....	107
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宋词的书面传播方式研究.....	139

五 词籍考订

《全唐五代词》三首无名氏词辨正	257
《古今词统》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	267
晁无咎词话《骊歌说》与朱弁《续骊歌说》考	282

六 学术史回顾

20 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301
20 世纪唐五代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况	319
李清照“内心隐秘”争鸣述评	330

后 记	341
-----------	-----

一 词人新话

词人新话
陈鹤良书
陈鹤良画



走近南唐二主

唐宋词史上,父子都能写词的有不少,五代有李璟、李煜父子,北宋有晏殊、晏几道父子,南宋有葛胜仲、葛立方父子和韩元吉、韩淲父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唐二主和北宋二晏。这里要介绍的是南唐二主。

唐朝灭亡以后,中国又进入大分裂时代。北方先后有五个政权,南方有十个小国,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十国之一,建都在金陵,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自937年建国,南唐先后有三个国君,即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后主李煜。

先主李昪,毕竟是开国皇帝,老谋深算,政治上有远见,有作为。他采取息兵睦邻的政策,致力于发展南唐的经济实力。在他的治理下,国泰民安,南唐一跃成为南方最为富庶殷实的强国。李璟、李煜父子,都是懦弱文雅的书生。写诗词,是行家里手;做皇帝,玩政治,却是大大的外行。李昪苦心经营留下的一份丰厚“家业”,几十年间,就被李璟、李煜父子俩折腾个精光,最终送给了宋太祖,李煜还赔上了自家的性命。

一 李璟其人其词

先说李璟其人。李璟(916—961),原名景通,字伯玉。登基做

了皇帝后改名“瑶”，因为“瑶”是常用字，臣下百姓不容易避讳，又改名“璟”。公元943年，先主李昇病死，李璟即继位为皇帝，改元保大，“保大”，即“保太”，意思是偃兵息武，长保太平。先主临死时，叮嘱李璟要“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李璟即位之初，倒也记住了先皇遗训，以保境安民为务。可不久，他重用的一批亲信大臣，拼命鼓吹扩张领土，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宰相冯延巳讥笑不愿用兵的先主是“田舍翁”，这时极力怂恿李璟用兵。李璟做了几年的皇帝，扩土的野心也逐渐膨胀，加上亲信大臣的鼓噪，于是开始大规模地出兵与邻国作战。先是出兵进攻闽国（福建），结果大败而归。后又出兵楚国，进攻湖南，又以失败告终。从此国力大亏。到了公元956年，无力进攻别国的南唐，反过来在淮南被后周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第二年，后周再次派兵攻打南唐。李璟招架不住，于958年宣布投降，将长江以北土地全部献给后周，自去帝号，改称国主，用后周年号。割让江北土地后，南唐已不堪一击，都城金陵与后周领土仅一水之隔，直接受到北方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李璟计划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候，金陵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变成十分繁华的大都市，大臣的豪宅都在金陵，绝大多数都不愿离开安乐窝迁往洪州。但平常优柔寡断的李璟，这一次却是不顾一切地作出决断，于961年3月，亲率六军百官迁往洪州。到了洪州后，满朝文武，怨声载道。李璟本人也难以摆脱丧师失地的屈辱忧愤，成天郁闷不乐，垂头丧气。迁都没有达到振奋人心、激励士气的目的，他也有些后悔，有时望着金陵方向，独自垂泪。3个月后，他就病死在洪州，享年46岁。在位19年，庙号元宗。

李璟做皇帝不行，但生就一副才子模样，人长得特别清爽，能言善道。前人说他“音容闲雅，眉目若画”（《江南野史》卷二），“神采精粹，词旨清畅”（《钓矶立谈》卷一）。他还有点武功，善于骑射。好学能诗，他写的诗歌，士大夫传诵把玩，都佩服他的语言构思。新

丽”。但流传下来的诗歌只有2篇,断句3联6句。其中有一联咏竹的佳句:“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据说是他10岁时写的。他的词作,流传下来的也只有4首。但每首都是精品,可读性很强。尤其是《浣溪沙》中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早已是千古名句。

文学史上有种有趣的现象,有些人流传下来几百首诗词,一点名气、一点地位也没有。比如,宋代有位叫赵长卿的,有词集《惜香乐府》十卷,词作339首,但其中找不到一首绝妙好词。也从来没有一种词选入选过他一首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更见不到他的名字。一般的读者,恐怕从来没听说过宋代还有这么一位“被埋没”的词人。可有些人,只留下几首诗几首词,就名垂千古,让人回味无穷。唐人张若虚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就在诗史上大放光芒。宋初的范仲淹,只留下5首词,在词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李璟词的开创性虽然比不上后来的范仲淹,但可读性和艺术的精美度一点不示弱。

正因为李璟词艺术精美,所以才赢得后人的喜爱。北宋王安石,平时看不起词作,对他的乡前辈宰相晏殊写词,很有些不满意,曾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有趣的是王安石后来自己也做到宰相,自己也写小词)但他对李璟的《浣溪沙》词很欣赏,很推崇。有一次,他问黄庭坚:“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黄说:“曾看。”王问:“何处最好?”黄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王安石则说“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两句“最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斋日记》)。名人有时也难免犯错误。博闻强记的王安石竟把李璟的词句误记成李煜的词了。不过这小小的记忆错误,并不妨碍我们了解王安石对李璟词的态度。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能诗擅词,评论词作,非常挑剔,连欧阳修、苏轼等大文豪的词作她也要挑一些毛病。但她也欣赏李璟和冯延巳的词。曾说“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

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要是搞南唐金曲排行榜,李璟词肯定可以荣登榜首,有王安石、李清照这样的大权威予以特别推荐,其谁曰不然!

二 多才多艺身,多福多苦命:后主其人

再来看李煜其人其词。

李煜(937—978),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钟峰白莲居士。即位后改名煜。世称李后主。李煜,是多才多艺身,又是多福多苦命。

说他是多才多艺身,是因为他工书善画,能诗擅词,又精通音乐。徐铉在李煜墓志铭中就说他“弧矢之善,笔札之工,天纵多能,必造精绝”。意思是李煜玩什么,都能玩出名堂,玩得“精绝”。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创造出了“聚针钉”、“金错刀”、“撮襟”等体式。当时有不少人学他的字体。宋代佚名的《宣和画谱》卷十七记载,当时有个叫唐希雅的,“妙于画竹,作翎毛亦工。初学南唐伪主李煜金错刀书,有一笔三过之法。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李煜作画,最工于画墨竹,据《宣和画谱》记载,他有《柘竹霜禽图》、《柘枝空禽图》、《秋枝披霜图》、《竹禽图》、《棘雀图》等画传至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后主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创作的乐曲,也很“奇绝”。亡国之前,他还创作了《念家山》、《念家山破》等乐曲,流行很广,“宫中民间日夜奏之,未及两月,传满江南”(邵思《雁门野说》)。他还会点武艺,像他老爸李璟,弧矢箭术,都玩得几把。多才多艺、精通音律的李煜,写起小词来,自然是驾轻就熟。他能创造出《虞美人》之类的绝妙好词,一点也不奇怪。

说他多福,首先是因为他原本无缘也无心做太子、当国主,却一不小心,当上了太子,做上了国主。他是李璟的第六子。按理,当太子、做国主没有他的份儿。可憨人有憨福。他的长兄弘冀早就被立为太子,弘冀为人严厉刻薄,疑忌心很重。李煜年轻时不干预时政,不问世事,一心读书,免得被太子猜忌。弘冀当上太子后,专断擅杀。李璟大为不满,为迫使弘冀改变作风,威胁说要传位给他的弟弟,也就是弘冀的叔父景遂。弘冀觉得景遂对他构成了威胁,于是派人把景遂给毒死了。没料到,一个月后,弘冀自己也是一命呜呼。李煜的其他四位兄长都早夭,这时,李煜倒成了老大,于是在建隆二年(961),顺利地立为太子。也是在这一年,李璟死在洪州,太子李煜在金陵继位登上了国主的宝座。他当上了国主,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普天之下,莫不是他的臣子,谁都得听他发号施令,这极度满足了他的荣誉感、自尊心。普天之下,莫不是他的财产,他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这可无止境地满足他穷奢极侈的欲望。想来登基的那一天,李煜肯定自认为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天下所有人的幸福加起来也不如他的幸福那么大,那么深。问君能有几多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去。

后主登基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建立了宋王朝,统一了北方。李后主的南唐小国,无力与北宋抗衡,只好屈尊,每年向宋太祖进贡金银财宝,来换取太平。宋太祖志在统一天下,后主进贡的钱财虽然数目不小,但还是不能满足宋太祖的欲望。只是宋朝还要一个个地收拾南方其他小国,一时还顾不上平定南唐。于是李后主有机会苟延残喘,做了十五年的小皇帝。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李煜居然在宋太祖的卧榻之下,小心翼翼地睡了十五年。这也算是有福气吧。

他的福气,还不止这些呢。事业、爱情都美满,才是真正圆满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李煜的爱情,也是幸福的。先后两个皇后,都是天姿国色。三国时的大乔小乔姊妹俩,也是倾城倾国之貌,但

分别嫁给了两人。而南唐的大周后小周后两姊妹,李煜一个人先后独娶。北宋的苏轼,在黄州想起周瑜又是建功立业,又是“小乔初嫁”的时候,心中又羡慕,又自悲。李煜要是想到孙策和周瑜,肯定是又自豪又得意:绝代佳人,你们俩只是一人娶一个,俺可是一人娶一双。当然,对于一个国主来说,找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漂亮后妃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难得的是李煜的后妃既漂亮,又多才多艺,跟他真正是情投意合。

大周后,小字娥皇。比李煜年长一岁。十九岁时,嫁给李煜。她多才多艺,精通书史,善解音律,特别擅长演奏琵琶。中主李璟很欣赏她的技艺,特地把自己钟爱的烧槽琵琶赐给她,以示奖赏。据说烧槽琵琶传至北宋,宋徽宗极其珍爱。北宋灭亡后,烧槽琵琶下落不明。娥皇善于作曲。唐代著名的大曲《霓裳羽衣曲》,唐末战乱后失传。李煜不知从何处获得《霓裳羽衣曲》的残缺乐谱,娥皇加以变易,使旧曲新生,“繁手新音,清越可听”。有一次,雪夜酒宴,酒酣耳热之后,娥皇请后主起舞,后主说:“你能创一新调,朕就跟你跳。”娥皇当即让人铺上纸,一边唱,一边谱曲,“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不一会儿就创作了一支新曲,名《邀醉舞破》。据说她还能写小词,可惜没有词作流传下来。马令《南唐书》说她采戏弈棋,无不绝妙。她还是一位时装和发型设计师,曾设计“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人仿效。有这样一位可人儿作伴侣,叫后主怎不心满意足?真个是从此君王不早朝。陆游《南唐书》说后主因为大周后喜好音律,他也“耽嗜”音律,无心政事。大臣极力劝谏,也无济于事,后主照样沉迷于音律之中。后主喜好音律,与大周后有关。他因喜爱音乐,荒废了政事,这是南唐百姓的大不幸,却又是中国词史的大幸。假如后主把他的才情全用在写诗上,最多只是一个二、三流诗人。幸亏有了大周后,让他倾尽才力注意于音律,并选择了配乐歌唱的词这种新兴的形式来创作,终于成为中国词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位帝王词人,给中国词史增添了亮丽的一页。

咱们应该感谢他的大周后才是。后主对大周后也是恩爱有加。大周后二十九岁时,爱子仲宣刚四岁,忽得暴疾而夭。大周后因伤心过度,不久也病故。临死前,她心满意足地对后主说:“婢子多幸,托质君门。冒宠乘华,凡十载矣。女子之荣,莫过于此。”大周后病重时,后主朝夕陪伴,“药非亲尝不进,衣不解带者累夕”。娥皇死后,后主悲痛欲绝,闹着要跳井殉情。因悲伤过度,骨瘦如柴,要凭拐棍才能站起来。有人说李后主在大周后死之前,就与小周后偷情,他哭大周后,是虚伪,是作秀。如果说跳井是装装样子,流几滴眼泪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但哭得死去活来,“哀毁骨立,杖而后起”,不能说后主一点真情也没有。如今有种说法叫“喜新不厌旧”,后主至少可以算是“喜新不厌旧”的多情种。

小周后,是娥皇的妹妹。她也是“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风情万种。大周后病重时,后主就私下与小周后频频约会。后主三十二岁时正式娶她,婚礼极其隆重奢华。马令《南唐书》记载,迎亲的时候,满城百姓争相观看,有人还登上屋顶,以致不小心坠落而死。后主与小周后婚前的爱情,更具有刺激性,更令他心荡神驰。如果说大周后主要是引发了后主对音乐的兴趣爱好,间接促进了后主词的创作,那么小周后与后主婚前的频频约会,则是直接为后主的词作提供了素材。后主词中的“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就是写与小周后的恋爱经历。后主如果不是得意忘形,恐怕不会把自己的爱情实况直播出去。正因为他觉得这爱情太幸福太刺激,应该“与民同乐”,才会毫不遮掩地把他的爱情故事写到词中,让人传唱。

说他命苦,是指他被俘之后的遭遇。他原以为,小皇帝可以做一辈子,可以跟小周后厮守终生,享受一辈子的洪福。谁知,开宝七年(975),宋太祖在消灭了其他几个小国之后,终于腾出手来,派兵收拾南唐。第二年冬天,宋兵攻下金陵。宋师进攻之前,李后主嘴硬得很,曾对人说:“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擐戎服,亲督士卒,背

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等到兵临城下,他却束手无策,想到的惟一妙计是“下令军民,皆诵救苦菩萨”。可他拜了一辈子的菩萨,这时都躲在庙里闻清香,压根儿不来帮忙。他只好拱手投降,到汴京去朝拜宋朝的天子。从此以后,大福大贵的国主李煜变成了大灾大难的囚徒,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变成了天底下最伤心最不幸最悲惨的人。

后主做了俘虏之后,物质生活并不比普通人差,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穿得更好。但他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哪能受得了这紧巴巴的日子。《宋史·南唐李氏世家》记载说,后主曾向宋太宗诉说生活拮据,日子太苦,受不了哪。太宗可怜他,就给他增加薪水,提高待遇,改善生活。又据《翰府名谈》记载,李煜入宋后每天作长夜饮,朝廷准备每天供给他三石酒,皇上不同意。有人进奏说,不让他喝酒,他怎能度日。于是依旧供给。这件事,一说明后主精神痛苦,天天要借酒消愁;二也说明宋朝给他的物质待遇不算很差。可物质条件再好,总比不上在南唐当国主的日子。他好比从天堂掉到地狱,对比太强烈,心理反差太大,所以,对于基本能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他无法适应,也无法满足。不过,后主最苦的不是物质生活的拮据,而是心灵的折磨。

这心灵的痛苦,一是人格的屈辱与被侮辱。当俘虏,终日被软禁,没有人身自由。软禁期间,没有皇上的命令不能随便见人,还要看守门老吏的脸色,精神的屈辱可想而知。更使他伤心屈辱的是,小周后常被宋太宗叫进宫去,一入宫几天才能出来。回来后,小周后就又哭又骂,后主只能“宛转避之”(王铎《默记》卷下)。妻子被宋朝天子强奸,后主只能忍气吞声。人们常说敢怒不敢言,后主恐怕连发怒的勇气都没有。作为一个丈夫,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别人侮辱,人格尊严受到最大的伤害与玷污,而自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多么深重的屈辱与痛苦!

二是他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几个投

降宋朝的国主先后被暗杀毒死。在李后主之前,后蜀国主孟昶降宋入汴京,宋太祖在汴水边建豪宅大第五百间让孟昶居住。表面上恩遇有加。过了几日,孟昶就暴死。荆南高继冲降宋后,虽然活了十年,也是于三十一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在李煜之后,吴越王钱俶也是在朝廷遣使赐宴后一夕暴死。李后主对孟昶、高继冲等降王的命运结局不会不知。说不定哪一天他也会像孟昶一样突然死去。所以,后主有着强烈的死亡恐惧与忧虑。生命的危机,死亡的威胁,不是预想的,而是时刻存在。他曾在上宋太宗《乞潘慎修掌记室表》中说:“臣亡国残骸,死亡无日。”意思是说亡国之人,活不了几天。《翰府名谈》记载,李煜晚年曾乘醉在窗上题诗:“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他清醒后后悔不该写此诗。酒醉心明白。可见,死亡的恐惧像梦魇一样总是缠绕在他的心灵。可他偏偏又怕死。这从李煜降宋时的表现可以看出。宋师攻下金陵后,宋将曹彬告诉李煜,汴梁的生活不可能像金陵宫中这么奢华,宜多作准备,多带些东西。李煜听后依言回宫准备行装。其余宋将担心李煜回宫自尽,无法向太祖交待。曹彬说,看李煜的神色,懦夫女子都不如,他怎么会自杀。果然,第二天李煜按期而至(见孔平仲《谈苑》)。另一种说法是,金陵城破后,后主去见宋将曹彬和潘美。曹、潘召李煜上船饮茶,船前只有一独木跳板,李煜害怕掉进水中,徘徊不敢登船。曹彬让士兵在两边保护着,他才上船。喝完茶后,曹彬命令李煜:“回去办行装,明天早上来此相会,一同赴京师。”第二天清晨李煜如期而赴。开始潘美大惑不解,担心李煜回去后自尽。曹彬解释说:“他连独木板都不敢上,贪生怕死之极。既然答应让他活着赴汴京,他怎么会自杀?”(王陶《谈渊》)正因为李煜怕死,而死亡又一天天地威胁着他,所以他痛苦不堪。“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确实是他入宋后生活、心境的真实写照。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七日,正是李煜的四十一岁生日。宋太宗派人用牵机药毒死了李煜。一代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一位给中

国词史谱写过辉煌一页的词人,就这样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三 极乐世界与悲惨世界:后主 二重组合的词境

李煜的词,就像他的人生境遇一样,是由欢乐和痛苦的两极世界构成。

李煜亡国前的词世界是极乐世界,充分表现出他能感受到的欢娱。那里有“笙歌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醉拍栏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玉楼春》)的彻夜欢歌;又有“红日已高三丈透”,“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的白日舞会;更有“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的动人爱情。

亡国后则是悲惨世界,只有“梦里”才能“一晌贪欢”。李煜享受过幸福,也体验到了深沉的人生痛苦。他忘不了故国,忘不了欢乐的往事。在《虞美人》里难忘“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浪淘沙》词里深情回忆:“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在《菩萨蛮》中也是歌唱:“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他后期的词作,总是把过去的欢乐和现在的痛苦作对比,构成过去和现在、欢乐和痛苦相互对比映衬的二重组合词境。《浪淘沙》里所说的“天上人间”,最典型地反映出他后期词作境界的构成方式。这种二重组合的词境,具体表现为:时间上是过去和现在的组合,空间上或者是梦境与现实的组合,或者是现实与醉乡的组合,或者是故国与现居环境的组合。时空的二重结构中渗透着两种情感:欢乐与痛苦——过去的欢乐和现在的痛苦,梦中的欢乐与梦后的痛苦。

李煜后期词在时间的构成方式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未来。借用英语时态的说法,李煜后期词只有过去时和现在时,而没有将来时态。这是因为后主对人生未来已不抱希望,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活一天算一天。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也不抱任何幻想,更不希求拯救。他不可能像北宋的苏轼那样力求超越痛苦,也无法摆脱痛苦。他的词是绝望者的哀鸣,是强权高压之下弱小者的痛苦呻吟。所以在他的词中找不到未来,找不到他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哀莫大于心死。亡国之后,后主的心已绝望,已死亡。他的词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表现出了弱势者、弱小者在痛苦绝望中的心理状态。所以读来令人心颤,催人泪下。

作为亡国之君,他失落的痛苦,原本是常人很难感受的。李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表现痛苦时,常常超越个人的痛苦,而表现出人类痛苦的普遍性。这就是《菩萨蛮》词里所说的“人生愁恨何能免”,《乌夜啼》里所唱的“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他由个人的痛苦而感悟到整个人类人生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其次,他在表现个人的痛苦时,常常略去痛苦的原因,而只表现欢乐美好失落后的痛苦、忧愁的体验。人生都会有忧愁,都会有理想、爱情、事业、地位等等失落的苦闷。当李煜用最简洁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对这类忧愁痛苦的体验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从词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李煜词具有较大的开创性。晚唐五代以来,词体进入发展定型阶段。其中创作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是晚唐的温庭筠。温庭筠的主要贡献,一是完善、统一了词体的艺术形式,每一词调有统一的固定的字数句式格律。不像敦煌民间词,同一词调的作品,字数句式时有不同,呈现出一种自由无序的状态。二是建立起“标准化”的审美规范,即抒情人物的类型化、情感的普泛化,语言的艳丽化。温词的主人公大多是相思苦闷的类型化的女性人物,词中的情感主要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等人类普

泛化的情感,语言色彩浓烈艳丽,情调婉转妩媚。其他“花间词人”基本上沿着温庭筠建立的抒情范式进行创作,只有韦庄有些突破。韦词表现出他飘泊江南时的一些独特的人生感受,语言风格也比较清淡。

如果说温庭筠在词史上有“定型”之功,那么,李煜就有“转型”之功。李煜的词,特别是后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了亡国的愁恨,生命不能自我主宰的悲哀,命运的虚无幻灭和人生的悲观绝望。相对而言,温庭筠词的情感世界比较单一,而李煜的情感世界则比较丰富深刻。李煜词表现出了词史上从来没有表现过的崭新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王国维曾经在《清真先生遗事》里说,词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常人之境界,是大众共有的情感;诗人之境界,是诗人独有的情感。按照王国维的这种区分,温词属于常人之境界,而李煜词则属于诗人之境界。从虚实的角度来看,温词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词中所写,并不是词人真实的见闻感受。而李煜的词世界,则是“实在的世界”,无论是前期词还是后期词,都是写他自己的见闻和真实的感受。从功能上看,虽然温词和李词都能歌唱,而温词是地道的歌化的词,李词则是诗化的词。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歌曲适宜于表现大众化的情感,而诗则适宜于表现诗人个人独有的情感。李煜词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即词也可以像诗歌那样来表现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这对后来宋词的发展影响很大。